

# 和孔子一起品“思无邪”

灵宝市第三高级中学 白彩茹

“老师，《关雎》里的君子，像不像在朋友圈设置‘仅她可见’？”这看似俏皮的提问，恰是学生与经典之间最真诚的对话。孔子言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”，这“思无邪”三字，如孩童澄澈的眼眸，提醒我们：教育的起点，在于找回那份久违的“天真”——用本真的心，解读本真的情。

“思无邪”乃教育的第一粒扣子。何谓“思无邪”？历代注家众说纷纭，但若让今天的学生理解，只需一个比喻：它像心灵的“出厂设置”——

《关雎》中“寤寐思服”的辗转，是青春追求的坦荡；

《采薇》中“杨柳依依”的眷恋，是征人思乡的天然；

《柏舟》中“我心匪石”的倔强，是尊严坚挺的呐喊。

相传，孔子删诗定篇时保留这些鲜活的情感，正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人性最原初的纯粹。现代教育常陷于“过度设计”，用标准答案切割感受，用技巧训练替代情感

共鸣。而“思无邪”提醒我们：教育的第一课，应是守护心灵的诚实。反观当下，当学生能解析《诗经》的赋比兴手法，却对“蒹葭苍苍”的意境无动于衷时，我们是否在技术化迷途中，遗落了那颗赤子之心？

“思无邪”并非要求人压抑情感，而是教人如何优雅地安放情感。孔子强调《诗经》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正是培养“温柔敦厚”的君子人格。某校曾开展实验：让学生对比《诗经》情诗与网络情话。结果发现，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含蓄，比直白的“宝贝”更令人心动；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的默契，比甜宠剧更能诠释相伴的深意。

这种教化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通过感性触动涵养性情。对于有早恋焦虑的家长，《关雎》可成为沟通桥梁：诗中的君子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恰是讨论情感节制的活教材；对于情感淡漠的学生，《采芣苢》“哀哀父母”的泣诉，能唤醒其对亲情的感知。所谓“温柔敦厚”，不是抹杀个性，而是让情

感如溪水，既清澈奔流，又不泛滥成灾。

深圳某中学开设“诗经情绪课”。学生为《柏舟》的忧郁配乐，为《风雨》“既见君子”的欣喜设计表情包。一名学生在作业里写道：“原来《诗经》里有这么多会哭会笑的真人，我终于敢承认自己也会难过了。”当经典成为情感容器，教育便完成了从头脑到心灵的抵达。

教育的根基，是护住那颗赤子心。当孩子举着《诗经》跑进湿地公园，突然有个女孩惊呼：“我懂了！”参差荇菜”中的荇菜叶子是圆的，睡莲叶子却有缺口——原来诗里连叶子形状都写得这么真！”孩子们眼中闪烁的不再是答案的正确与否，而是万物有灵的好奇光芒。这种认知不是知识的灌输，而是心灵与自然的本真对话——恰如童年在田野间辨认花草时那般纯粹的喜悦。

学生将《木瓜》改编成班级礼物交换规则，将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解作“同学帮我讲题，我教他画画”的友谊协议。甚

至有学生写下现代版《黍离》：“教学楼旁的荒地变花园，毕业的学长却看不到了。”经典因真诚的再创作而永生。

孔子的伟大，在于他未将《诗经》奉为神坛供品，而是视作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。今日教育者若只要求学生背诵考点，便错过了“思无邪”最珍贵的启示：学问的尽头，是让我们成为更真实、更完整的人。

当我们与学生一起念“思无邪”，本质上是在完成一场跨越三千年的对话：关于如何用纯洁之心面对复杂世界，如何让教育不仅装满脑袋，还温暖心灵。正如朱自清所倡导的“谈话风”，理想的教育文章，应是与大家同仁的一场亲切交谈，分享那些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般的深刻感悟。

## 湖畔絮谈

## 从「一人讲台」到「满天星辰」

渑池县洪阳镇初级中学 张冠华

聆听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的访谈，一句“本领恐慌”如暮鼓晨钟，敲击在我们每一位教育者的心头。这是一位智者于时代变迁中的清醒自觉，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见。她所批判的“一个人练功”，学生仅是“听众”的传统课堂模式，至今仍在许多教室上演。这促使我们深思：在知识获取渠道空前多元的今天，学校教育的价值究竟何在？课堂，是否仍应是一座以教师为唯一光源的“灯塔”，还是成为让每个学生都熠熠生辉的星空？

### 深水静流：“本领恐慌”映照教育者的时代宿命

于漪老师的“本领恐慌”，绝非能力不足的惶恐，而是一种“知不足而后勇”的进取姿态。在信息爆炸、人工智能崛起的当下，教师若满足于做知识的单向传授者，无异于以触板渡汪洋，其“恐慌”将成为现实。这种恐慌，本质上源于两个层面的断裂：

其一，是“教”与“学”的断裂。传统课堂里，教师是绝对的权威与中心，将精心咀嚼的知识“喂”给学生。这种模式下，学生思维的独立性、批判性与创造性被无形扼杀，沦为知识的被动容器。于漪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是“越俎代庖”，学生的思维活力被约束和限制。长此以往，我们培养的将是习惯于被动接受、缺乏内驱力的“思维懒汉”，而非未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人才。

其二，是教育与未来的断裂。当今世界，变革浪潮汹涌澎湃。教育若固守成规，与真实世界的发展脱节，那么今天的课堂便与学生的明天失去了联结。我们所传授的固化的知识点，或许很快会过时。但我们若能培养出学生自主探究、合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热情，便是赋予了他们行走未来的“通行证”。

### 星辰大海：构建让生命发光的理想课堂

于漪老师构想的理想课堂，是让每个学生都成为“发光体”。这不仅是教学方法的转变，更是教育哲学的根本革新。它要求我们从“教师中心”转向“学生中心”，从“知识灌输”转向“素养培育”。这意味着，课堂必须从“静听”模式走向“实践场”与“思维场”。学生需要自己听、自己看、自己动脑筋。教师的责任，不再是“讲得精彩”，而是“设计得巧妙”。创设真实而有挑战性的学习情境，提出能点燃思维火花的核心问题，组织有效的合作探究与成果展示。在这样的课堂里，可能有争论、有试错、有短暂的沉默与混乱，但这才是思维真实生长的声音。每一个观点的碰撞，每一次解决问题的尝试，都是学生学习主体性的觉醒。

### 破立之道：以改革创新驱动学校生态焕新

我深知，将于漪老师的思想从理念转化为实践，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创新勇气，这要求我们在三个层面协同发力：

一是教师角色的革命性重塑。学校应建立专业的教师发展支持系统，通过集体备课、课例研究、课题引领，帮助教师掌握项目式学习、探究式学习、AI智能化个性学习等现代教学策略，真正赋能教师，缓解其“本领恐慌”，使之转化为专业成长的内生动力。

二是课程与课堂的结构性变革。通过项目式学习、跨学科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，让学生面对真实问题，运用多学科知识协同解决。同时，要重构课堂时间与空间，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支配与活动的权利，让课堂灵动起来，成为激发无限可能的“学习共同体”。

三是评价体系的导向性牵引。构建一个重视学习过程、赞赏思维品质、鼓励创新精神的多元评价体系。例如：用学生成长档案、项目学习记录、关键事件描述等方式来记录和评价教育历程，呈现学生生动、全面的成长轨迹。

于漪老师的恐慌提醒我们，教育的进步不是在恐慌中否定过去，而是在敬畏中寻找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。改革需要“锲而不舍”的坚守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汇聚起来，便是推动教育巨轮前行的磅礴力量。

## 一个乡村教师的“飞天梦”

湖滨区交口乡中学 张宝平

我是一名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，7年前，却因一次航模展览与航空科普结缘。为掌握固定翼飞行技术，我在体育场独自训练到深夜，摔坏了数十架自制模型。机翼变形了就掰直，摔散了架就重装，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教案里最生动的案例。见我常摆弄飞机，有的老师打趣道：“张老师，你这日子真美，真潇洒！天天摆弄飞机，这玩得过瘾。”我笑着摆摆手——他们没见过我手里的飞机“炸机”时零件散落一地的狼狈，没瞧见飞机卡进树梢，我搬着梯子、举着竹竿踮脚够半天的滑稽，更不知道为了排查一个飞行故障，我找其他助教讨论到深夜的滋味。在其他老师眼里，我这语文老师“不务正业”，可只有我清楚，我握着的不仅仅是遥控器，更是为孩子们撬开航空世界大门的钥匙。就连我的微信头像，都悄悄换成了一只“会飞的蜗牛”——慢是慢了，但总有向上飞的劲儿。

面对部分家长对“玩飞机影响学习”的质疑，我用数据回应：航模社团成员的平均成绩提升了5%。我建立“学业+兴趣”动态评估机制，邀请任课教师参与航模设计中的数学计算与物理实验。“胶水沾胸口、泥土蹭鞋跟”是我的日常，但看到学生在比赛获奖后高喊：“我要造真飞机！”这时，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

2025年《航空科普教育产业白皮书》指出，我国青少年航空科普资源仍分布不均，急需更多的基层教育者参与进来。我相信，教育本就是慢艺术，但再慢的翅膀，也能托起仰望星空的梦想。

为了打造学校的“航模社团”，我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艰辛。为降低学



## 以初心为灯，以成长为路

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常建锋

二十六载讲台岁月，弹指一挥间。从初登讲台的青涩懵懂到如今的从容坚定，我一直在探寻两个问题的答案：课堂的真谛是什么？教师该如何成长？一路走来，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的箴言如暗夜灯塔，照亮了我的求索之路。

初登讲台，我误将“讲透知识”当作好老师标准，课堂成了我的“独角戏”。工整板书、流畅讲解是我的追求，学生的安静被错解为专注。直到看到学生作业本上的那句“老师讲的都懂，自己做题却不会”如重锤击中了我。于漪老师的话点醒了我：“课堂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发光点。”我猛然醒悟，高中物理本就抽象，“填鸭式”教学只会扼杀学生兴趣，课堂主角应该是学生。我开始尝试放手，教“平抛运动”时，不再直接抛出公式，而是带学生做实验。为了让学生“看见”物理，我自制《平抛运动综合演示仪》，意外斩获河南省实验创新大赛一等奖。但这份荣誉的喜悦，远不及看到孩子们弄懂原理时的欢呼雀跃。原来，教师不只是知识灌输者，还是点燃思维、搭建舞台的引路人。

于漪老师曾说自己一辈子都在“本领恐慌”，这话我深有共鸣。教书十余年后，这种恐慌愈发强烈。2010年，我拿下了河南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，但喜悦之余，评委的精准点评、前沿理念的冲击，让我坚定了走出去“充电”的决心。于是，我积极参加各种培训。在大连理工大学，我第一次接触到数

字化传感器；在浙江大学，我钻研“理想课堂的创建”；在华中师范大学，我探索“大单元教学”……每次学习归来，都像给课堂注入了一股活水。这段经历让我坚信：教师的成长，藏在直面恐慌的勇气里，藏在持续学习的脚印中，唯有终身求索，方能从容立于讲台。

于漪老师叮嘱我们“一定要改革创新”，而这份创新源于对学生的赤诚与对教育的热爱。从普通教师到市骨干、名师培养对象，再到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，身份的转变让我深知，肩上的责任早已超越个人荣誉。2019年，我首次以市培训专家的身份为全市同行授课，此后多次在高三研讨会上分享备考策略。每一次分享都是对自我教学体系的梳理与升华。近年来，我陆续被评为省骨干教师、省学术技术带头人、河南省优秀教师，直至入选教育部“头雁工程”，这些荣誉是肯定，更是鞭策——它时刻提醒我，即便获评“头雁教师”，仍要回归到那个深夜备课的书桌前，回归到那个带领青年教师磨课的研讨中。

二十六载春秋流转，我读懂了“成长”：它无关职称与荣誉，而是看到学生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，是多年后重逢时那句“老师，我记得那节”的温暖，是自从惶恐迷茫到从容坚定的蜕变。未来，我们将坚守三尺讲台，以学生的成长为光，以不懈的进取为路，在县域高中教育的沃土上，做平凡的守望者，执着的耕耘者，让教育的初心在岁月中愈发坚定。

又是一年丰收季，漫山的果香飘满了校园。那个曾蜷缩在角落的小男孩——小成，长大了。此刻，他正努力吸收着知识的甘甜，为迎接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做着全力冲刺。

2019年，我来到这所偏远的乡村初中教数学。彼时，我想起学生时代老师的教诲：“教育是把自已活成一束光，再去照亮更多孩子成长的路。”这句话于我，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团。直到2021年秋天，我遇见了小成。

那年，我在灵宝市实验初级中学跟岗学习，担任班主任。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晨读铃声响起，小成的座位空着。几经寻找，我在宿舍找到蜷缩在被窝里浑身颤抖的他……我立刻联系他的爷爷，火速将孩子送医。

小成很快重返校园，可眼中却藏满了淡淡的忧伤。我明白，身体的病症易察，心里的疙瘩难解。我没有急于追问，只是用一次次不经意的肩头轻拍、一个个发作业本时的鼓励微笑，学着我的老师当年那样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脆弱的心灵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暑假，他的奶奶与妈妈相继病逝，父亲在国外出工，抚养他与弟弟的重担，全部压在了年逾七旬的爷爷肩上。至亲离去的悲痛，让这个本应阳光的少

## “折翼少年”变追梦勇士

灵宝市寺河乡实验学校 张瑞

年如同折翼之鸟苦苦挣扎。

不幸的是，病情再次发作。早操后，他抽搐得更为厉害，我一边为他拍打僵硬的腿部，一边焦急地联系他的爷爷。辗转求医后，最担心的结果还是来了——间歇性癫痫。

小成在“病休”与“复学”的交替中度过了初一。后来，我结束跟岗学习，返回寺河乡实验学校。以为我们之间的师生缘分就此结束了。

有缘自会相见。2022年春节，我在灵宝街头遇到了小成的爷爷，得知自我离开后小成就休学了。这次相遇改变了一切——小成决定转学到我的学校就读。

这所全市唯一的“微型”九年一贯制学校，坐落于“亚洲第一高山果园”崤山腹地。全校仅230余人，小班化教学为每个孩子提供了被细致关注的可能。

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考虑，我让他住进

我的教师宿舍。这一住，就是5年。

住进来的第一个月，我深夜被啜泣声惊醒。台灯下，他眼眶通红，手里攥着母亲的照片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坐在他身边，陪到天亮。第二天，他低声说：“老师，有你在，就不怕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知道，光真的照进来了。

初二的一堂数学课，我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拓展题。许久，一只怯生生的手缓缓举起。小成走上讲台，写下了一种独特的解法。顿时，掌声响起。他放下粉笔，笑了——这是他第一次在全班面前露出笑容。我也注意到，他的手不再颤抖。

去年春天，苹果花开满山。春游时，他望着满山果树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我的病可能治不好。但就像这些树，就算有虫害、有风雨，它们还是在努力开花结果，对吗？”

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，也涌起一

### 随手拍

近年来，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以“健康第一”为理念，以跳绳为特色载体，通过社团拓展与大课间活动深度融合，让体育锻炼成为孩子们童年最美的“伙伴”。图为近日，在该校操场上，翻飞的跳绳、跃动的身影，共同编织成校园里最生动的画面。 杨光 摄



→为了让家园教育理念同频共振，让教育行动双向赋能，近日，陕州区实验幼儿园邀请家长走进园所，共商教育良方，共绘美好教育新画卷。图为亲子游戏现场。 张娟丽 摄



←近期，在省“一对一”帮扶项目引领下，三门峡市幼儿园教师遵循“三阶七步”游戏教学法，精准设计体育活动，展现专业化教学实践成果。图为该园举行观摩课展示活动。 苗晶晶 摄

